

书话与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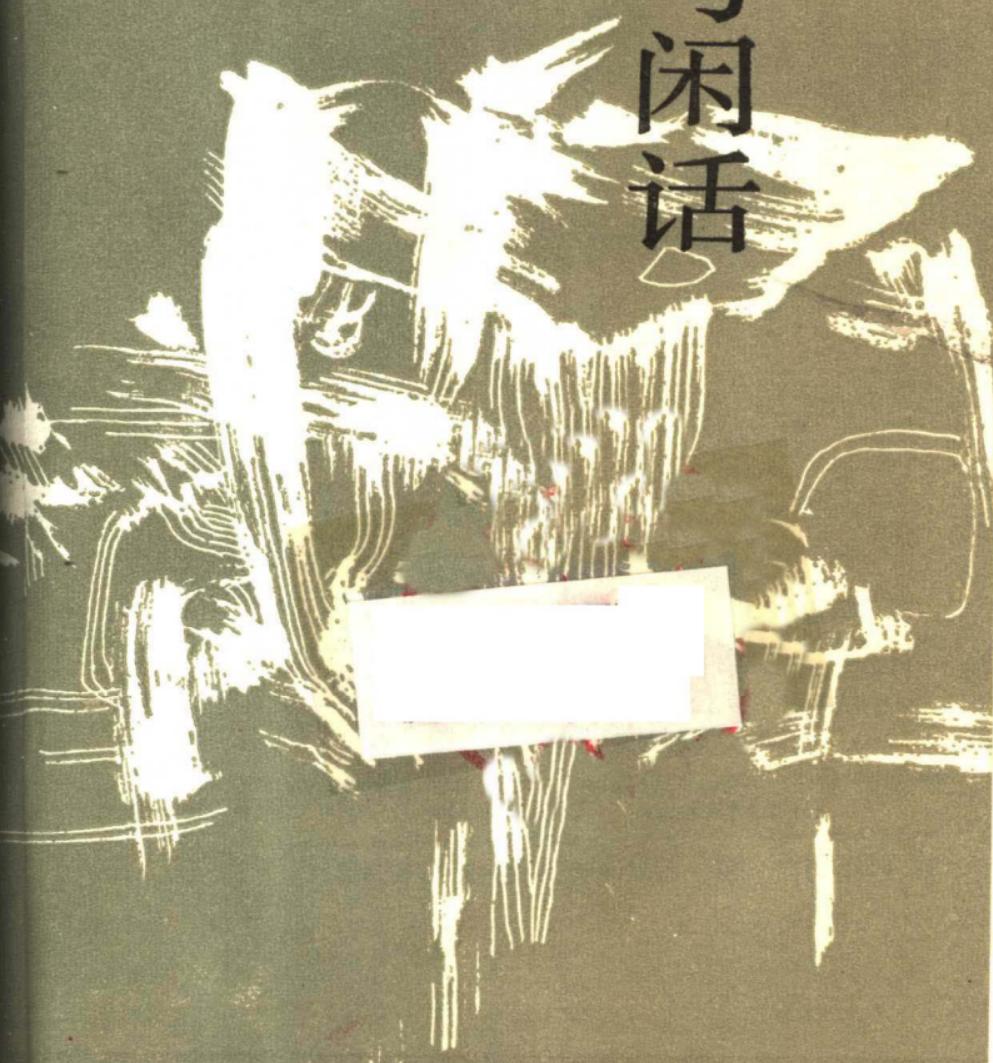
李庆西

- 耐读的书 箧食瓢饮
玩票 说『闲适』王承
恩拆字 未能免俗 祭
如在 夜濯足 《三国
演义》的一种读法 摆
不平 实验小说 张宗
子 平常心与平常人
诗也可以玩 秘密的历
史 我与鲁迅



李庆西

书话与闲话



责任编辑 亦 猥
封面设计 张妙夫 斯 氓

书话与闲话

李庆西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武林路125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42 印张5.23 插页2 字数92000 印数0001—5000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275-0/1.262 定 价：2.30 元

“学术小品”丛书编辑旨趣

前人治学，讲究义理、考据、辞章。现在看来，三者依然不可或缺。最近十年间，国内文学批评和文艺研究发展迅速，至八十年代中期已呈现两大趋势：一则谈问题着眼于所谓大文化的实际背景，不囿于学科樊篱；一则注重文体实验，故文章自身的趣味性，又得以强调。

本社编辑、出版“学术小品”丛书，乃势所驱使，旨在扬励学术，改善文风，同时兼有普及与提高两方面的愿望。

普及与提高的统一，落实在文章里是趣味性与学术性的结合。编辑者认为，当今理论界于学术性和趣味性的结合上，有所偏失。一些新近问世的学术著作以营构体系，做高头讲章为事，与读书界否隔日甚。前人有曰：文章贵在情趣，此言甚善。在目前情况下，倡导学术趣味，而不求诸所谓“系

统”或“深度”，未尝不是一种开拓。

这套丛书以文学、艺术为主，也涵纳与此相联系的其他文史话题。至于治学方法与著述风格，自然以多样为好。作者学术观点，自是一家之言。是非正谬，见仁见智，读者自辨。

丛书将分辑出版，每辑十种，迤逦相续。区区小品，以期蔚为大观。

1988年3月

目 录

买书	1
最耐读的书	3
读帕斯卡尔的《思想录》	5
忧患的由来	6
张宗子	7
《野叟曝言》	9
“平常心”与平常人	11
我与鲁迅	14
郁达夫的一副对联	16
说“理解”	17
失恋	18
生命的选择	19
秘密的历史	21
“可听说一市斤等于 500 克”	24
“鹬蚌相争”及其他	27
摆不平	30
谁的“危机”	33

“祭如在”	35
《三国演义》的一种读法	38
古诗的今译	41
“未能免俗”	44
王承恩拆字	46
说“闲适”	48
“夜濯足”	50
箪食瓢饮	53
玩票	57
比	62
图腾融合与艺术想象	64
孔孟异同	68
“无为”与“有为”	73
食文化一题	76
“强迫—接受”模式	80
张岱的《夜航船》	84
“爹想祖母我想娘”	88
《古谣谚》	91
读地图	93
风流才子说	95
雅与俗	98
价值的怪圈	104
禅家语言	107

释“阿姨”	109
台历	113
汪曾祺	116
林斤澜	119
谈“创作谈”	127
小说是什么	135
小说语言学的故事	143
实验小说	149
诗也可以玩	159
作家与社会	167
从“迷惘的一代”到“垮掉的一代”	177
凌晨的送奶车	183
读《流动的圣节》	201
后记	211

买书

一

前些日子，一位同事说她能弄到《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问我要不要，一百八十块一套。已经是涨过一回价了。我说不要。她一撇嘴：现在不买以后还得涨！我说那就更不能要了。

前几年，也是一位同事，替别人搞来一套《鲁迅全集》，当时价格才五十块。也问我不要。我犹豫一下，没要，兜里没钱。现在想起来直后悔。

二

曹聚仁先生的《书林新话》中有“买书”一篇，扯了不少这方面的苦衷。他回忆自己当年买一部《两汉书》，咬咬牙花掉半

月伙食费，倒也颇为豪迈。不过，他又说，拿到书以后“却又偷偷摸摸地几乎不敢抱回家中去……”

说“几乎不敢”，看来最终还是抱回家去了。而我的一位朋友，买了一套《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竟真是不敢抱回家去，一直锁在办公室的资料柜里。他是搞机械工艺的工程师，哈工大的高材生。他告诉我，买书这一百多块钱是一科研项目的奖金，他老婆一点不知道。

我说你把书抱回去又怎么样，他说至少三月不宁。

最耐读的书

我的朋友尚刚先生读书多，喜欢聊书。问我觉得什么书最耐读，我竟无以对答。他说是菜谱。

他照着西餐菜谱做俄罗斯烤肉，结果烤出一些焦炭似的东西。照样拿盘子盛了，洒上胡椒面。问我要蒜泥还是番茄沙司。

我尝一口，只能说味道很“怪”。他说，“要讲味道，什么菜都比不了中国菜，改天再给你做东坡肉，我有菜谱……”

塞了一嘴焦炭，听他从中国菜扯到中国的“食文化”。他说汉语中第一重要的字眼就是“吃”，许多意思都须用“吃”来表达。他随即举出一串例子，如：吃亏、吃苦、吃力、吃瘪、吃紧、吃醋、吃香、吃小灶、吃官司、吃不消、吃不起、吃不准、吃生活、吃挂落、吃皇粮、吃空额、吃利息、吃刀子、吃枪毙、吃耳光、吃独食、吃大

户、吃得开、吃批评、吃苦力、吃闷棍、吃误伤、吃里扒外、吃香喝辣、吃大锅饭、吃社会主义、吃软不吃硬、吃不了兜着走、吃一堑长一智、吃透文件精神、吃在碗里看在锅里……

黑社会里还有一个专门说法，叫做“黑吃黑”。

读帕斯卡尔的《思想录》

读中学时，上物理课，知道有个关于大气压的帕斯卡尔定理。顺便知道有个名叫帕斯卡尔的科学家，十七世纪的法国人。后来才知道，这位帕斯卡尔也是哲学家，论辈分还在莱布尼茨、康德头里。他的主要著作就是《思想录》，一大厚本的格言。

帕斯卡尔的思想特点是用理性来批判理性。他对笛卡尔理性主义的批判尤其显示出非凡的睿智。《思想录》中有这样一段话：

笛卡尔在其全部的哲学之中都 想 能撇开上帝；然而他又不能不要上帝来轻轻碰一下，以便世界运动起来；除此之外，他就再也用不着上帝了。

每次读到这里，我都笑了。因为想到现在有些人对待马克思的态度。

忧患的由来

关于“忧患意识”，近年讨论过许多。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中，这大约算得一份重要内容。

至于忧患的发生，在以前大抵是国破城春、感时恨别之际，如今有所谓“球籍”问题。弄不好，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一般的看法，忧患从情势中产生。

读东坡先生诗文，见另有一说。其《石苍舒醉墨堂》诗云，“人生识字忧患始”，他老先生以为是读书读出问题来了。所以接下去又说，“姓名粗记可以休”。

话说得轻松，其实他老先生一辈子也没有真正轻松过。

另，龚定庵《己亥杂诗》云：“古人制字鬼夜泣，后人识字百忧集。”与苏轼看法相似。

张宗子

明人张岱是小品文专家，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风流才子。他五十岁时作《自为墓志铭》，回顾半生，如是所言：

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桔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为败子、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瞌睡汉、为死老魅也已矣。……甲申以后，悠悠忽忽，既不能觅死，又不能聊生。白发婆娑，犹视息人世……

这段文字极有意思。今人黄裳先生以为是剖析了作者的“忏悔心情”与“遗民心事”，且认为“我国文人之能为《忏悔录》如法兰西之卢骚者，乃更无第二人”（见黄裳《银鱼集》，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3—24页）。不知为什么，我反复读来，竟未能感觉出这里的“忏悔心情”。所谓“忏悔”，我想应该是道德、伦理上的反省，而且伴有心理隐衷的剖白。可是，张岱并没有往这方面去做文章。尽管不乏沉痛之语，但他的沉痛在于“遗民心事”。而究其内里，“遗民心事”并不等于“忏悔心情”。

其实，被黄裳先生看作“忏悔心情”的，止是士大夫文人惯用的自嘲口吻。在晚明文人的生活中，美婢娈童、鲜衣骏马自是风流伴当，而学仙学佛、学农学圃更是极洒脱的行为。所以，自嘲之中还未免有些自夸，这里听起来总有那么一种口吻：“老子年轻时什么都玩过……”

《野叟曝言》

蒋瑞藻《小说考证》引《花朝生笔记》关于《野叟曝言》条，颇传奇色彩，钞录如兹：

《野叟曝言》一书，相传为康熙时江阴缪某所撰。缪某有才学，颇自负，而终身不得志。晚今为此书以抒愤。……会纯庙南巡，缪乃缮写一部，装潢精美，外加以袱。将于迎銮时进呈，冀博宸赏。缪之女，颇通文墨，且明慧晓世事，知此书进呈，必酿巨祸。又度其父性坚执，不可劝止。乃与父门人某谋，密用白纸装订一部，式与原书等，即置诸袱中。而匿原书于他处。迨缪将迎驾，启袱出书，重加检阅，则书犹是而已无一字矣。缪哭失声，以为是殆见忌于造物，故书遭羽化去也。女徐劝之曰：“既为造物所忌，似不进呈亦佳。今天子性猜忌，父书又多不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近代以文字罹法网者，翁独不闻之乎？”缪无如何，郁郁而罢。缪卒，女以此为乃父一